

遭遇不得其死的人類，無二無別，因而含冤抱恨而死，如是殺生害命的禪恨，遲早總要酬報的，這是因果的定律。所以食圖一時口快，而成殺生害命的來生債，是此禍事，人類不覺，反以肉食爲口福，以禍作福，真是顛倒極矣！

然而肉食固無理由可講，可講亦不成其理由，但是人類爲什麼偏愛肉食而不樂素食？這也有其原因的。從人類肉食的歷史說：原始人類，不解土地生產，不懂社會組織，此時五谷不具，人獸雜居，內受饑寒的逼迫，外受野獸的襲擊，于是乃有人獸鬭爭，促成弱肉強食；人強則食獸，獸強則食人，所以原始的人類，都是過着飲血茹毛的生活，因此謂之野蠻時代。後來人類漸漸開化，懂得土地生產，于是五谷備具，懂得社會組織，于是人獸分居，斯時人類有五穀代替食料，本不需要肉食；迨至近代，耕種事業益形發達，有各色各樣的菜蔬及食品作食料，更不需要肉食。可是人類從古以來，肉食已成習慣，雖有五谷等食料，但仍不捨肉食，沿習至今，由習慣而成自然，是故人類一直在肉食，而不以爲怪。今日的人類，喜愛肉食，也不過是延續野蠻時代的生活習慣而已。從人類的進步說：由野蠻時代的飲血茹毛生活，進步到游牧的生活，由游牧生活進步到耕種的生活，由耕種的生活進步到今日物質文明的生活，照理，野蠻時代的生活，早該不存在了。可是人類習慣不改，依然肉食不已，在文明時代中依舊保有原始時代的作風，過着野蠻時代的肉食生活，實爲人類進化史上一大怪事！再從人類飲食的意義說：飲食是以維持生命爲目的，因爲人類的生存，需要外界的食料作資助，才能生存、長養、活動，否則，必至餓餓而死。所以人類有著與生俱來的饑餓病，每日必發，非食莫治，由幼至老，都不間離，因此人類需要飲食。可是人類不了此義，竟在資身益命的飲食中考究味道來，稟承肉食的習慣，感覺肉食的味道高，對足以維持生命的素食，生起淡然無味的不樂感，故每食非肉不能下咽的貪著慾，好像專爲色香美味而飲食，因此抹煞飲食的原意，不惜殺身害命，以求滿足貪慾的食慾。

從肉食的歷史與飲食的意義看來，我們可以知道人類喜愛肉食和不樂素食的所必然。雖然如是，但肉食終是殘忍的，不人道的，是野蠻的，非文明的，是退化的，是習慣的，非本然的，是可變的，是不可改變的。同時世間一切有情，形體雖是萬殊，而愛生惡死之心則同；人類是有情中的有智有力者，善能經營，繁榮生活，可是人類抹却因果，爲食慾所惑，不獨不能扶助弱小的有情生存，反而剝奪弱小的有情生命，而充自己的食料，是此依宗教而實行，而佛教提倡素食爲尤力。佛教提倡素食，本之在真理，出之于大悲。佛陀觀察世間諸法，都是緣起而有，在緣起的相依相成的法則之下而存在，殘殺的肉食行爲，有違緣起的相依相成之法則，也即是違背了真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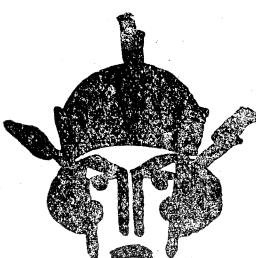
「秋來霜露滿東園，蘆蘆生兒芥有孫，我與何曾同一飽，不知何苦食鷄豚？」

「我肉衆生肉，名殊體不殊，原同一種性，只是別形軀，苦惱從他受，肥甘爲我須，莫教閼老斷，自揣應如何？」

• 樹 提 善 •

三官夢

• 洪 中 堅 •



在東臺灣說起來，這個前瀕大洋，後依高山，週圍有一片肥沃平原的小鎮——××鎮，確實是個好地方。單就每年七月十五日的拜拜來說，就非別個地方所能比的。那還光復後的第二年，三官廟前有五百多隻肥豬奉祭，平均每四戶有一隻，其中有隻七百餘斤的大肥豬，是該鎮富紳「三官子」的祭品，說起三官子來，真是該鎮家喻戶曉的一神物」。

那還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；有一個叫做胡大富的聞人，有財有勢，儼然是該鎮的土皇帝，可惜年逾花甲，膝下猶虛。年老的人，對於自己晚年沒有子女，是會常覺空虛無依的。他間或想起自己生平所作的事，恐有天理難容的地方，以致受年老孤獨而無後靠的果報。於是便漸漸的改惡向善，修橋補路，燒香拜神，因此就常有他的份兒，並且還起帶頭作用。

在一個七月十五日的祭場中，胡老兒認識了一位日本浪女，二人竟由認識而相戀，並且在三官廟的後面私築香巢同居起來。正房太太施氏，人挺慈善，爲要有個孩子，所以也不加反對，而且還常常同他

素食是基本的行持

木如



一

專食素。

時下流行的學佛態度，往往存着僥倖思想，或是好立異，恨不得一學佛馬上便要得到玄奧悠遠的神悟境界；或者，幻想着：「我學佛爲的是要頭上放光，脚下動地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冒火。」存着這種心理來學佛，係人之常情；假使沒有個欲望心，什麼事都懶得做了。再舉幾個例吧，你說要起個神廟，他們會敬畏天畏地般的馬上躊躇輸捐，保管在短時間內可以興建成一幢富麗堂皇的神宮來；要是你要修一座佛堂，縱使有人肯布施，總不見得是爽快的，其成就要比較差得遠了。又者，你說「做人便是佛，學佛便是做人，人做好了便是佛，只要我們肯去做人便有辦法。」他聽到了這話，覺得沒甚奇異，佛是可學可不學的，橫臥學佛不過是做個人罷了。如是說：「修禪修密，可以立地成佛，可以即身成佛，「你再加上一點說話的衝頭，（俗說，道無術而不行）把這神情渲染渲染；他就會被好奇心，希求心所驅使，好像磁鐵般的吸引着了——這裏注意，禪密並不是說不是佛法，這裏是假他來說學佛人的僥倖心是要不得的——假使更進一步，像外道的天神說，帶一種功過賞罰的口吻，硬軟兼施的手段，說「你每次都要來參加廟會的，現在天帝封你是第幾品第幾級，差什麼職位給你做，你假使廟會缺席的話，天帝會削除你的官爵，或者會注消你的名冊。」大家聽到這番警誡話，知識再比較幼稚，自然就很乖巧的不會缺席了。人間的福祿誰都希望，天上的位置，誰是蠢莽而肯息心不求呢？話又說轉來，以神設教，令人從善，情猶可原；但何必多設些不經荒誕之談，如天上的官階，人間從何處知道消息的呢？

二

我覺得學佛要走正路，不必偏斜。像外道的神祇鬼怪，固不足談；即習禪學密，亦要參訪明師，把碼頭弄清楚，毋須攀高攀遠，非但無所得反而有所損了。學佛最簡單、直接、妥當、便利的修行法，便是吃素一件事。這雖然是流行於老太婆界的修行，沒有什麼高尚哲學的思想理論，但確是佛教最基本扼要的修持，萬萬不可忽視他以爲膚淺之行。

三

素食在因果輪迴上是有顛撲不破的理論。世界上，任何動物誰不愛惜身命寧願致死？天下絕無有這一種蠹頑無靈而甘饑牲畜壳者！你要吃他的肉，他迫於威脅殘酷的情況之下，壓在形勢不可抵抗之時，只好無可如何任人宰割了。他這一種埋怨在心，雖死而目不瞑，在九泉之下，如其有知，怎能不思報復？不過有人要作另一種看法，以爲一隻豬一條魚把他弄來充充口味，作爲佐餐，這又值得什末因果上的計較？而且，豬或魚倒已經嗚呼了，又是一個下等的動物，說不上他能來和我鳴蛋找煩惱的。這種看法，在表面看來，倒也相差不遠。要是進一步從因果上去體察事情絕不是這樣單純的，不是一了百了而無賬可算的。現在暫置因果輪迴於一邊；我且問你，世界上，生的事是有的吧？死的事也是有的吧？大家既然承認有生有死，這裏我便要掉轉這一句話了，改着說：有死有生。換句話說，既然可以說因生而死，當然也可以說因死而生。假使說世界上只生不死，那末，地球將要塞破了；若是只死而不生，則世界不要變成空無了嗎？既然生必死，死必生是無可否認的推論，在這中間就已經暴露出來因果輪迴的真相來了。死而必生，理既確切，那末，被你殺害的一條魚一隻豬，將來死而復生的話，他對你的尋仇討債的因緣成熟了，他有了勢力能同你計長較短了，難道他能輕鬆的放你過去，聽你有遙法外，而不和你一結總帳嗎？你要他的命，

到了三官廟去求子。說也奇怪，果然有求必應，這位日本女人的肚皮竟大起來了。

三官廟前人聲鼎沸，鑼鼓喧天，許多眼睛都望着臺上的武松打虎，但是，臺前的三頭碩大供豬，也吸着不少的眼睛，原來是胡老兒爲他的新生兒子——三官子——做滿月。

後來，三官子長大起來，又取名叫胡三官，他承襲老父的衣鉢，仍舊是該鎮的富紳，因爲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三官廟三官大帝送來的兒子。所以鎮民對他的敬仰更勝過他的父親，何況他的豪放好客也勝過乃父呢！就以七月十五的供豬競賽大會來說吧，幾十年來如一日，他從來沒有降到第二名。

光復的第二個七月十五日，三官廟前人山人海，三臺戲，五百多頭供豬，百五十席盛酒；年滿花甲，有三房太太和他父親晚年一樣，膝下仍無子女的三官子，正在首席，與許多紳士信衆舉杯慶賀這個盛祭，大家正在吃酒作樂的時候，三官子忽然覺得一陣狂風飛沙走石，將他輕飄飄的括上天空，霹靂震天，閃光眩目，狂風猛雨，陰冷冰雹，喊天救命的三官子，如孫悟空遇着鐵扇公主的芭蕉扇，一吹萬里，遍體鱗傷，冷徹骨髓……。當三官子暈厥醒來的時候，發覺自己躺在一座高山的削壁上，下面是萬丈深谷，要是不小心掉下去的話，不但要粉身碎骨，而且會變成肉漿。他爭扎着疼痛難當的身軀，拼命的向上爬，連幼時喫乳的力也用完了，好容易爬到平坦的山頂，這裡風景很不錯，青松翠柏，

他要你的命，這是事理所必然的，無法逃此公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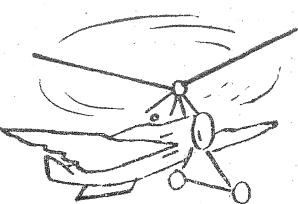
四

再者，素食在人生料食上是最為衛生合理的事實。就眼前極明顯易見的幾點來說，一、素食是最素樸的——素食不尚浮華，糜費比較輕一點，適合節約運動。二、素食是素清的——素食多屬植物，其味清鮮，沒有腥臊血肉的氣息，不像葷菜易生微物腐爛紹介病媒；每種菜蔬都有他的本味，如烹調得法，真是可口得很。三、素食是素雅的——素食另有一種雅趣，叫你看見了素食，自然就會減少煩惱的。文人餐菊飲茶，摘梅種桃，都是特有的風格。佛教叫人五辛都不要吃，雖沒有損害身命喪失了仁慈心，但是它却能增長人的淫亂心啊。四、素食是有齋戒的意思——齋戒一方面從自己身心上整潔做起。古人說：「齋戒沐浴，則可以祀上帝。」佛教的五觀；佛教的如法而食；佛教的入里乞食，貧富不分；不重食，不非時食，無貪心食，無染食，這都是從素食上擴充起來的意義。齋戒另一方面是普同供養。佛在世時，有人來供養佛，他都叫人供養僧團。佛的意思，表示他是僧團中的一份子，不肯偏私的享受。這是把素食演變成平素之食。何謂平素之食？僧家的飲食是平素的，這裡面沒有方丈和清衆之分，也沒有佛與僧之分，階級性全被清除了。

以佛教素食的一件事來做我們學佛的第一件入手的工作，要算是不煩難的了。既合衛生的條件，又增長了自己慈悲心，於自身毫無所損，頂多不過少一點血羶的口味。你養成素食的習慣，一嗅到葷羶氣，就叫你掩鼻欲吐了。素食並不算得口味上減少啊。要知道一切佛法的成就，皆由於戒，戒就是身心上的軌範，也就是修行的根本法。戒條非常之多，而首要的便是不殺生。不殺生又怎樣做呢？就要從素食着手，你能素食，你就不殺生；你能素食，也能叫他不殺生，因為他殺了生沒有人來食，他自然會減少殺生的。對於這種素食法能實行得確實了，就能持戒；由戒而生定，由定而生慧，保險你一切佛法的功德，都可由此而生。請勿置疑。

佛誕日，於基隆講堂。

樹



素食是最好的防空洞

南亭

素食清潔而高雅，極有益於衛生。古人於祭祀之前，或郊祀天地之大典，必先齋戒三日，沐浴更衣，不飲酒，不茹葷，其理由是壹其心志，專其精明，然後可以接鬼神，中庸所以有齋莊中正之訓，其意義猶不止雅潔與衛生而已。

饕餮者流，或純縉子弟，一聞素食，輒感頭痛，無肉食幾不能下咽。迷信科學之輩，謂素食營養不充，有妨體健，是皆自私之說，不足以與語也。本刊出素食專號，以為救災免劫之倡，因拈數端，以明素食之要。

一、一性輪迴異類皆前生脊屬

釋迦世尊，覺知一切衆生，佛性平等，在形體上雖有人畜之分，畜類中又有高下等動物之不同，其天賦之靈性，實無有異。衆生秉此靈性，乘善惡雜染之業力，周廻往返於六道——天，人，阿修羅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——之中，生生世世，互為父母，互為夫妻子女以及親戚朋友。如公子彭生化豬而啞齊襄公之履，誘敵以戕其生。晉羊祜前生為李氏子。梁武之妃郗氏死而為蝶。此史籍可稽，而為吾記憶力所及者。頭面雖改，此性不異，既無天眼，又無宿命，焉知吾人所殺所食，不有過去父母子女，親戚朋友之在其中者？倘念其哀嚎宛轉，殼解而就死地，安忍舉筋而下咽乎！

二、生存同欲，物我之界限難分
孟子曰：男女飲食，人生之天欲存焉！人類之欲，豈止於男女飲食，此不過指其筆筆大者而言。人類之於居處

望無際，奇珍山鳥，隨處幽鳴，於是他便躺在軟綿綿的草地上休息，是一陣舒服，他便昏沉沉的睡去，但是，不久他被山嶺的震動驚醒了。「呀！地動！地動！」三官子如驚弓之鳥，一面跑，一面叫，但是有什麼用呢？整個山都在劇烈的動搖，狐狸虎豹，滿山的亂跑亂叫，濃煙火舌，陣陣外冒，紅得發紫的巖漿，捲地而來，山峯一座座的陷下去，懸巖一塊塊的掉下去，三官子如紅鍋中的螞蟻，啊！腳下的山也向下沉了，火漿從山脊上衝來，可憐的他呀！一陣奇熱，直透骨髓就這樣又量了過去，不知什麼時候，三官子又躺在海邊的沙灘上，陣陣的涼爽海風，吹走了二次的驚悸，「大難不死，後福無窮，明年當養隻更大的豬羊和更多的雞鴨魚蝦去供奉三官大帝」。三官子很得意的想着。誰知道念頭未息，地又動起來了，海水滔滔，黃沙滾滾，海嘯雷鳴，鳥飛雀散；水柱衝起，神呼鬼號，你只叫一聲「水呀！」隨着就遭了滅頂。神昏顛倒，糊裡糊塗的三官子，不知怎的又到了偏僻無人的荒野，又急起來，他急急的向前跑去，他遠遠的望見，在一座小山的林傍，現出一座破落的小廟，當他近前一看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原來是座奉祀三官大帝的三官廟，於是他毫不遲疑的進去，在三官大帝前三跪九叩，向大帝借宿，並祈保佑平安。約到三更時候，睡在神壇上的三官子，忽然聽到外面噪聲大起，

• 號 專 食 素 •

之適宜，子孫之繁衍，以及趨吉避凶，避寒取暖，莫不求其滿足，而符合其永久生存之欲望。倘有障礙之者，雖肝腦塗地，血液成河，不達其目的而已。人類如此，推之物類，亦莫不然。夫蜂蟻，動物之小焉者也。聚族而居，謀定而動，有壯壯焉，有王臣焉，蟻穴雖陋，蜂房則巧愈人工。警大敵之必來，必奉其主或夫者，遠求安全。知雨水之將至，必啞其子若孫者，遷就高燥，父母子女之愛，本諸天性，人或有時違背其尊親。遺棄其兒女。蜂蟻則不然，蟻之遷也，於其卵子，必裸粒無遺；及其長也，必附其父母以居。蜂之釀蜜，本以之自食乳其子孫。特不知因蜜而禍及其幼，非蜂之智力不及，乃人類之殘忍。至若老牛舐犢，小羊跪乳，烏鵲反哺，猶為人類所習見者，特習焉而不察耳。商湯網開一面，孔子弋不射宿；孟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古人如此，今獨不然。乃謂牛羊鷄犬，上帝造之以供人食，而猶侈言文明進步，其誰信之，是皆不知物我一體之故耳。倘於飲食男女，永久生存之欲，推己以及異類，則物我之界限，除形體外，欲求不同，盡不可得。

三、因果歷然，欲免災橫先素食

佛教以因果為宗，因果是理所必然，非我佛之創作，佛以觀察所得，僅為吾人展轉反復加以說明。桃李之華，因也；桃李之果實，果也。作善，因也；降祥，果也；作不善，因也；降殃，果也。惟因果有遠近，近因近果，為吾人所易見者；遠因遠果，為吾人不易見者。前所舉例為近因近果，至若遠因遠果，則如某山之巔，有大樹焉，其大十圍，其枝葉垂蔭，可及百畝，其壽則或在千年以上。其根盤使山石分裂。偶遇烈風暴雨，使山石之分裂者驟然崩潰，崩潰之山石，小如牛者，大如屋者，俯冲而下。山下之居民，房屋牛羊，稻谷蔬果，受壓而致死傷者，不知凡幾，其損失至不可估計。然一推究此樹之遠因，乃一小鳥自遠山所食之樹果，而遺糞於此山之石隙，糞中未消化之果種，生發而長成者，食樹果，拉糞便，鳥之常事亦小事也，焉知千年之後，乃予居民以滅天之禍。小鳥，無知識之動物也；人為萬物之靈，乃不知鳥獸藏於山林，魚鱉潛於深淵，皆其好生之性。而牛馬為人工作，鷄羊犬豕依人以居，原冀其可以生存，不知其身肉可食。人類乃以其無抵抗力而強加殺害，畜生殃其求生不得，橫被刀砧之怨毒，誓非報復而已，他生他世，一旦相遇，則晝夜見面分外眼紅。古人不云乎？怨毒之於人，甚矣哉！茲更舉事以證：吾縣東門內，有楊志聖居士者，為金石名家，善誦諸，喜風雅，居室之外，為一花園，園之角，有蝶蜂巢於花枝，蜂數不知其幾千，居士信佛，對此從未厭嫌。有親屬某君，忘其姓名，偶寓居士處，某日居士外出，親屬某躡步花間，驟見蜂窠，頓生恐懼，乃以荷葉，盛汚泥，乘蜂之不備，加以包抄，棄置遠處，自以為得意。旋入室大便，上公桶，其逸出之蜂，結隊而來，輪轡其面，某君卒不及防，又正在大便，無法逃避，為時亦祇幾秒鐘耳，而滿面腫痛者數日。此為楊居士之親告我者。詢環結草，是古之信而有徵者。然皆近因近果，其遠因遠果，更不知何時為止。恩怨分明，誰言畜生有異於人哉，夫殺，惡毒心也，施之於人，或施之於畜，固損仁慈惻隱之德；藏之於心，有如原子，體積雖微，一旦爆炸，其威力有非人力所可測者。故釋迦世尊，往昔因中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而無人相我相，不生瞋恨，不懷報復，必絕滅此愁恨殺害之心而後已。蓋心懷惡毒，一旦風雲際會，如希特勒，史達林之流，必至殺人如麻，而殺人者，人恒殺之，此因果必然之理也。因果既然不爽，則冤怨相尋，必無已時。

四、精血非淨，須知素食始衛生

復次清潔為衛生之要素，不愛清潔者，特人中之少數，或貧困無以維持其清潔，政府且專設機構，以管理社會，之清潔事宜，清潔之重要，于此可知。然而人雖愛清潔，特外表之虛偽。以殘殺生靈，以滋補我身，用心殘忍，性靈之不清潔也；生物如牛羊犬豕，鷄鴨魚蝦之類，其孕育生產，與人無異，其血肉之體，皆父母精血所合成。使人而飲啖牛羊犬豕之精血，必以為極大之侮辱，但牛羊犬豕精血所成之肉，則甘之如飴，而以為鮮且肥也，其矛盾若此，不亦愚乎？以人而食牛羊犬豕所成之肉，其身體之不清潔，迨無逾於此者。如不吾信，請至小菜場觀之。凡售瓜果蔬菜之場，不但無腥氣之氣味，而瓜果菜蔬，有白如玉者，綠如翠者，紅如瑪瑙者，其顏色之鮮艷，至可愛。

正在大喝大嚼的紳衆，為三官子的一聲慘叫驚動，都停杯向着他看，三官子見衆人仍在飲酒，知道自己酒後在白天做夢，但是心裡還覺得隱隱作痛。

胡三官不是虛構的故事，確有其人，不過他現在是宣傳節約運動改變拜拜惡習崇尚素食的智者了。

人的喊聲，鬼的哭聲，狗的吠聲，雞的啼聲，豬的叫聲，慚慚由遠面近，瞬時將小廟圍得水洩不通，在神壇下連氣也不敢喘。忽然神殿裡的三官大帝開口了，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哭々啼々的亂吵？」羣鬼中有一個答道：「我們的生命在今天無辜被殺，一方面來替大帝祝壽；一方面來向大帝要命！」大帝很悲切的說：「爲了我的生日，害了你們這許多的命，這不是我願意的。啊！自稱萬物之靈的人呀！你們這種殺生慶生的愚痴行動，不但害了你們自己，也害我大帝損德折壽，可憐，可憐！」「還我命來！還我命來！」群鬼又喚起來。——你們不要噪鬧，自作自受，怨冤相報。這是不變的真理，因爲你們都犯過殺戒，所以現在也被殺，如果你們要永滅刀兵殺身之禍，自己就要永守殺戒，你們看！這個孽畜殺生過多，現在也該被殺了！」四個彪形大漢，手執鋼刀，將三官子從神壇下拉出來。三官子伏在神前，有口難言，因爲他已經變成一頭不會說話的肥豬，鋼刀直透心胸，三官子呼出最後的一聲慘叫。